



句法语用研究

熊学亮◎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句法语用研究/熊学亮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309-08535-8

I. 句… II. 熊… III. ①英语-句法-研究②英语-语用学-研究 IV. 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6318号

句法语用研究

熊学亮 著

责任编辑/唐 敏 罗 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字数 239 千

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35-8/H·1802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倏忽间,自己成了外文学院现职教工中最年长的一个。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孝泉院长嘱我为这个丛书写篇短序,我也不好推辞了。中国人请客吃饭让长者上坐时,会说(如果用英文)seniority is beautiful,其实让与被让者全明白,那不过是虚礼浮言而已。

虽与学院具体工作脱节已久,我仍感到,复旦的外文学院至今有很强的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我以为这是一个好传统。班级分得小,着重施基础训练于每个学生;管你什么大牌教授还是博导,都得给本科生上课,还自己动手改学生作业,对学生在学习中带共性的问题了然于胸;学外文必须讲究“精确”和“流利”并重的理念,始终扎根在我们的培养目标中。虽说这些年来物质第一主义的惊风骇浪也不免冲得有些同仁晕头转向,但基本的教学底线可以说还未被突破。我这儿就有个实例:外出做同传的教师并非单为丰酬,还主动把各种门类的知识、信息、技术、术语翻译等等的第一手经验观感,带回送入课堂,或提供给编写教材或辞典的同仁做素材。怕就怕“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看人家把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丢了,反觉做“青螺”寒碜,赶着去跟风;当然,我还怕现状不改,甚至愈演愈烈,今后会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

与教学相比,研究工作可能不尽如人意。别说人家怎么看我们,就连本校领导可能也认定,以“研究型”标准衡量,外文学院在文科院系中算是比较落后的单位。前几年,我读过一本威廉姆·克拉克(William Clark)所著《学术魅力和研究型大学起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的“奇书”(作者开宗明义的自我定位)。经作者梳理耶稣会教会大学、德国大学、“牛

剑”(Oxbridge)传统,算是懂了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与日耳曼各国的市场因素和官本位影响有关——对此也有人质疑甚至批评——有意思的是:在浩如烟海的近 580 页的考据和研究中,作者认为,现代大学里“眼睛战胜耳朵”或“文字重于口述”(恰与老子所谓的“行不言之教”字面上相悖?);要有“学术魅力”就得依靠发表论文/著作,并邀来别人的佳评。

这套丛书多少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复旦外文学院的相对薄弱环节,正在迎头赶上。只是我以为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应当以教学实践的积累为基础,又能回过头去促进教学,从而进一步造福社会。这并不排斥有的教师资质和志趣脱俗超逸,可能更适于从事纯粹的而非直接“用世”的研究工作,像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的,“学人、科学家只代表与利益无涉的专业人格。”他们的论文是智力操练的成果,是他们“专业人格”的伸张,是乐趣的满足,发表后可望成为益智主义的佳品,用来抵拒目前正丑恶横行甚至威胁到学生的反智主义。

不过,“述”而有“作”(按朱熹解:“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即传旧同时要有所创新,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诸同仁能够各自搜辑文集,结成系列出版,肯定经过焚膏继晷的艰辛,自然要为此击节叫好。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现代研究型大学对教师造成极大压力。压力源就是基本上以量化为准绳的职称评议制度,一种更像是中世纪西方教会和骑士团社会遗形的制度。呜呼,西方曾有柏拉图式的平等对话,中土有“吾与回(指颜回)言终日”的孔子循循善诱,都已成了教育的“失乐园”,即使今人多喜引用,实际上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看来,我们都得接受 publish or perish 的学术生态铁则。可是,学术啊,多少投机取巧的卑劣,多少不择手段的钻营,多少蝇利蜗名的刊物,多少奸宄互利的委员会和辛迪加,借汝之名而行!

我常与同仁共勉:写论文,做学术,还是牢记“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的古训为好,注重平时的勤奋积累,宁可日有寸进而不搞“大跃进”,疑他人所不疑,不以魁士定见为当然,给神话去魅,甚至质疑“常识”——总之,借用一个英语文评界的新词 problematizing——如此生

存在学术圈里,可能被晒迂腐,不懂“性价比”,但就当事个人而论,是不是学术会变得更生动活泼些?

虽说“文字重于口述”,研究型大学并不仅仅等于写出论文发表。提高一点要求说,还要培育师生的思辨口才。对教师的最低要求固然是要意尽于言,不能做大肚小口的“热水瓶”,各种课内外的研讨班(seminars)和口头陈述(oral presentations)也不能只是做做样子,多的是“单向交通”,各说各的;即使有认真听别人陈述的,大多也是谦冲自守,鲜见有人站出来质疑,更没有即时的交锋。想来,这与古希腊修辞重讨论(discourse)和演说(public address)以及古罗马的七艺(头上三种便是修辞、语法、逻辑)造成西方思辨口才传统有关,而中国修辞讲究的赋、比、兴和对仗、排比、平仄等等,非虚计再三,始能滞后表达。既然研究型大学是“舶来品”,真要培养与这样的大学匹配的人才,辩理遽生于电光火石的瞬间,辩才如舌粲莲花的训练,似也不可或缺。让我们先从提高 seminars 和 presentations 的质量做起,如何?

最后,也想对于不希望自己陷入昏庸的学界权力人物说几句:希望你们好好 problematize“成果”二字,细察目前一级又一级名号繁多的项目,戳破气泡,拧干水分,排斥上述威廉姆·克拉克描述中世纪大学特点时用的 nepotism(相当于今日所说的“关系”)。更想问一句,外文院系教师发表的译作(特别是其中有影响者,如当年杨必的《名利场》)以及长篇书评,何以不能算作成果?你们学过历史吗?当代中国学界的两次启蒙大转型,“五四”也好,改革开放也罢,大量的学术成果哪一次没有译作和书评的一席之地!惯以斤斤计较他人论文数量为业的专家,要不你们也来译一种,写一篇?

陆谷孙

2011年10月

前 言

20 世纪 80 年代初,笔者就开始把学习和研究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发表,迄今林林总总已经发表了两百多篇,除了文学评论以外似乎什么都涉及了,也不乏个人的思考和独特的分析研究方案。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笔者的导师对生成语言学不感兴趣,可笔者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生成语言学的内容,主要讨论否定转移的结构描述和移位的语用动因,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在导师那里遇到一些麻烦,但是最终还是得到了他的认可和答辩委员会的好评,与硕士论文内容相关的三篇文章也在核心期刊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得到发表。笔者的硕士导师的专项是英语传统语法,因此笔者另外还发表了有关英语被动进行体、英语情态动词完成体、虚拟语气等方面的思考性文章。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方向是话语分析,此间发表了用功能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来比较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英语词典等文章,在荷兰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受荷兰学者 van Dijk 的学术影响较深。1991 年回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语篇的功能结构、知识组织、信息布局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此后又发表了若干篇语用学研究的论文,提出了字面意义、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核实序列的“单向语境推导模型”,并且对会话含义的类型、言语与言外之意之间的规约、语境的性质、言语的伴随意义、回指、符号学等方面都有研究和发表,同时运用认知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探索汉语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

本书是一本文集,投稿前有字数和其他一些限制,使得本书中出现的内容也具有局限性的特点。本书各篇的内容均以笔者最近几年已经发表的论文为基础,经过(局部)改写和调整,包括一些比较具

有代表性的个人思考。比如,构式语法代表人物 Goldberg 认为“构式”(construction)是“形式与内容的配对”,因此引起了学者们的诤难,指责“定义太泛”、“研究域太窄”,等等。因此笔者在本书第 1 篇里讨论了原型性较低的复合结构中结构与其中动词互动产生一加一不等于二的增效情况。如此这般的论证,一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 Goldberg 的构式定义;二是可以加强“构式语法研究范围过窄”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因为本来值得研究的就是边缘化了的语言现象以及传统语言学无法透彻描述的“语言块”。还有,类似“逛他几天北京城”表达似乎是汉语研究的“老大难”问题,对其中“他”的定位并非易事。针对这种情况,本书第 4 篇把“他”分析成在该类文字序列中失去语法意义而获得语用意义的“语用调焦词”,这种增效使得“他”后面出现的成分的补语性大于宾语性。另一个问题就是认知语用,学界一般的看法是认知语用学就等于关联理论,而笔者的认知语用观的涉及面更广,笔者把话语运行的宏观形式规律和宏观意义规律都放在认知语用学的范围内考虑,同时认为关联理论本身预设了不可逆转的缺陷且并非是认知语用学理论的唯一。

本书第 18 篇探讨了“关联期待”放弃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本人与该理论的提出者之一 D. Wilson 通过电子邮件也讨论过,而她的回信也愈加证明了这个问题难以解决,这种不明确的定义导致该理论的笼统性和模糊性,结果是热衷于关联理论的学者不得不往小里研究,基本上已经把兴趣转移到了“词汇语用学”等微观层面,比如用关联理论来解释词汇在使用时词汇意义的放宽、收窄、替代等现象。导致词义焦点移动的因素当然是“关联”,然而这是想当然的,其他理论的效果操作可能更加细致一点,本书第 19 篇和第 20 篇就比较详细地探讨了类似问题。词汇语用互动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在第 21 篇中,笔者分析了汉语里“吃 + NP”的核心、拓展、语用三种用法。研究此类现象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多半把这种现象当成“非宾格”或“非范畴”情况处理,且分析比较零碎。而笔者的观点是,仅从句法的角度来考察类似现象不能解释“吃 + NP”结构原型性较低或较为新颖的用法,所以要考虑语用因素。一种似乎还不太成熟的想法是:“吃

+ NP”结构或表达是非增效的单宾构式,“吃”的多义性与结构本身无关,其多义性仅仅是通过其后不同的 NP 体现出来。假如把“吃”后面的 NP 统统定义成“受事”语义格,那么其后不同的 NP 的功能,仅仅是协助语用者在“吃”动词的多种词义集合中选择最能与 NP 吻合的词义,而不必再在该 NP 的语义格上纠缠不清,这样似乎能提高“吃 + NP”现象研究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熊学亮

2011 年 10 月 23 日

目 录

1	增效构式与非增效构式	1
2	英汉语双宾构式探析	15
3	从 PP 形式观测双宾构式中的动词	27
4	“动词 + 他/它 + 数量词(名词)”结构的动补分析	38
5	致使结构的原型研究	50
6	N1 + V + 得 + N2 + VP/AP 构式的复合致使分析	65
7	被动句的认知解读	77
8	回指的语篇优选论分析	87
9	否定语序的类型学分析	102
10	逆证与语法化	115
11	逆证与侦探	126
12	从转隐喻角度来探析视喻	137
13	试论转喻的指示功能	149
14	话语的认知修辞分析	161
15	语篇的认知修辞解构	174
16	语段表征理论和抽象回指	186
17	对关联理论中逻辑的思考	199
18	试论对“关联期待”的放弃	214
19	逻辑推导的符号学思考	223
20	语用推理的模型构建	235
21	论“吃”在“吃 + NP”结构中的功能承载量和分辨率	253

1 增效构式与非增效构式

1.1 Goldberg 对“构式”的两个定义

近年来在认知语言学范围内人们对“构式”(construction)概念比较关注。Goldberg (1995) 在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一书中把“构式”定义成是“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形式或意义特征不能严格地从本构式的组构成分或语法中的其他构式中预测出来”的语言单位:

C is a construction iff C is a form-meaning pair $\langle F, S \rangle$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 or some aspect of S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Goldberg 1995:4)

此定义虽被大量引用,然而其中“形式和意义配对”(form-meaning pairing)和“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却是个悖理。比如下面例(1)中 V + NP 单宾结构肯定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但并不存在该配对的形式和意义的某个方面不能严格地从该结构的组构成分中推得的情况,Frege (1892)的“组构原则”(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完全可以用来阐述该句话的形式组构和内容组构状况。

(1) The man hit a woman.

其实很多“构式”不具有“不可预测性”的特点,因此 Goldberg 2006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 *Constructions at Work* 一书,在构式定义中放弃了“不可预测性”这一特征。

All levels of grammatical analysis involve constructions:

learned pairings of form with semantic or discourse function, including morphemes or words, idioms, partially lexically filled and fully general phrasal patterns. (Goldberg 2006: 5)

本来 Goldberg 想用“不可预测”来限制构式使其有别于其他,现在“不可预测”标准的消失,使任何形式与内容的两面体都成了构式,形式面包括句法、词汇、语音特征,内容面涉及语义、语用、话语功能特征,所有的语言单位便都成了构式。

Goldberg 的两个定义都蕴含“形位”(morpheme),因为形位肯定是形式与内容的配对,这可能是引起争议和误解的焦点之一。比如英语的后缀{-s}是形式和语法意义的配对,具有名词后缀{复数}、动词后缀{第三人称}、动词后缀{单数}、动词后缀{现在时}、动词后缀{一般体}等潜在的语法意义,但是形式{-s}本身却不能进一步被分解成更小的语言成分,因此把这当成“构式”看待,似乎与我们的直觉相悖。

Fillmore, Kay & O'Connor (1988:501) 也把不能进一步被分解成更小语言单位的简单词汇(如 book)看成是“构式”,但是他们似乎更加小心谨慎一些,加注说明“这些是有限的实例”(limiting cases of a construction)。

1.2 对“构式”的再思考

以前 Bloomfield(1933)就区分过“构式”(construction)和“构分”(constituent)两大概念,规定 construction 由一个以上的 constituent 构成。Langacker, Croft 等人也认为构式应含有一个以上的成分。Croft (2007)把词汇和结构看成是语义、句法、语音的组合,词汇是原子单位,结构是(部分)图式化了的复杂表达,由一个以上的成分构成,且无法被单一的词汇、句法、语义规则单独解释。

“构式”(construction)与结构(structure)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前者从认识的视角观察更关注动感因素,如更注重小单位构成大单位的过程,因此也有人把 construction 译成“构造”、“构块”等,

Goldberg 的构式理论是“小对大”动态过程的升华,更注重“大对小”的影响,即构式对其中构分在形式和意义上的“压制”作用,因此是与生成语言学的组构理论对着干的。

生成语言学的结构是通过运用数量有限的句法规则生成的,其中语音、句法和语义部分分别以模块状态出现在理论框架中,语义仅对句法进行解释。生成语言学的句法和语义规则无法解释乖戾语言现象,凡是不能解释的统统扔进词库。由于词库中的词汇每项都含有语音、句法和语义信息,因此词汇是跨模块的复杂单位,生成语言学不能解释词语和句法结构的乖戾现象,因此必须回避“构式”问题。

词汇的乖戾以及介于词汇和结构之间的语言单位的乖戾(如习语(idiom)),是构式语法在理论上自立门户的起因之一。生成语言学的词库部分无法对习语的乖戾进行充分有效的描述,乖戾现象有时呈构块状(即不可剖析),有时又具有超词汇的图式特征,其中可填入实体词。如例(2):

(2) I think you're pulling my leg.

其中“pull NP's leg”的整体意义,无法从其中的组构成分中严格推得,若 leg 用复数形式来表达,该例的整体意义就会消失,因此这句话的形式与意义之间存在“超越常规”的乖戾情况,故不能用句法或语义的单一理论模块来描述,比如无法用生成语言学标准理论中的选择限制(selection restriction)规则有效地描述。

在英语中类似例(2)这样的整体意义无法从整体形式中的构分的简单相加推导出来的例子层出不穷,比如 pull the strings to get the job, spill the beans 等,这些只能在元语义(meta-semantic)平面上得到解释,如把 spill 和 beans 分别“去隐喻化”(de-metaphorize)成 divulge 和 secret,从而获得特殊的语义解释方案。形式与语义的乖戾匹配反映在类似 kith and kin, tickle the ivories 等封闭性习语以及 the x-er, the y-er 等半开放性图式表达(Fillmore, Kay & O'Connor 1988),前者无法“望形生义”,然而后者显示一定的句法规律,但不受一般语义规则的限制。

Goldberg 对构式的定义在词汇和形位平面上引起的批评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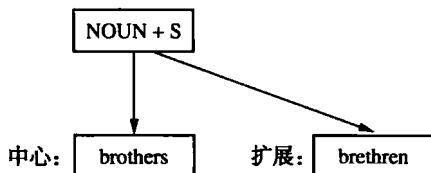
但是学者们在批评时可能忽视了语言中的“规则”和“不规则”现象。比如英语名词的复数形式有规则和不规则两种情况,存在 books→men→sheep→brethren 连续统现象,即“规则”→“内部变化”→“零化”→“不规则”抽象度渐进序列差异。因而在组构上从词汇平面考虑,构式可以分成固定、半固定和开放三种。固定构式包括 brother 的复数形式变体 brethren 词语类以及形式与内容异常匹配的习语。半固定构式包括 let alone _____, What's _____ doing 等可在其中填入成分的固定表达 (Fillmore, C., P. Kay & M. K. O'Connor 1988)。开放构式指的是 X knitted Y Z 等自由填充式复合结构,如双宾构式。传递动词出现在双宾构式中,是双宾构式的高原型性句式体现,此时整体意义可以是内部构分的简单相加;生产动词等其他类别的动词出现在双宾构式中,是双宾构式的低原型性句式体现,此时整体意义并不等于内部构分的简单相加,存在构式意义与其内部构分意义的互动和压制的效果。笔者把后面这种情况称作为“语义增效”(semantic synergy)。

比如,在词汇平面上, brethren 并非是 brother 和 -s 的简单相加,组合后的表达添加了“共同宗教信仰”的增效义,这种增效义不能直接从 brother 和 -s 的简单相加直接推导出来。在半固定构式平面, What's X doing 也并非仅仅是“进行体特殊疑问句形式”,在形式上把动词改成一般体或过去时,原有的“X 的存在与场合不协调”的增效义便会消失。在开放构式平面上, X knitted Y Z 表达也具有其中动词 knit 的核心语义所不具有的“意在传递”(intended transfer)的增效义。这些都能满足“构式的整体意义或形式不能直接从其中的构件或其他(系统中相邻的)构式中推导出来”的构式初始标准 (Goldberg 1995)。尽管 Goldberg 的构式定义并不清楚,有“包罗万象”的嫌疑,且她和其他构式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一般都是具有增效的语言现象,因此笔者认为是否存在“增效”,是鉴别构式研究是否有意义的关键标准,没有增效的语言现象其实没有研究价值。

“增效”的意思是“超越组构”,但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是“抛弃组构”,或者说是“扬弃”。其实构式也是组构的产物,如小构式可以构成大构式,一构式与邻近构式有系统关系等,比如单宾构

式的否定式分别与单宾构式和否定构式发生系统关系。只有当构式产生“乖戾语义”即增效解读时,构式才会“超越内部成分的简单相加”。生成语言学的组构理论把句法和语义当成两个不同的模块,此时语义是形式的外部因素,仅对句法的产出行使解释功能(Croft 2007)。而构式理论中的语义却是形式的内部因素,与形式对应形成语言单位。在语法网络中,verb O→kick O→kick the ball→kick the habit→kick the bucket 关系序列,是语法图式向语法实体即抽象向具体演变的连续统,构式的位置更趋向于上述序列的左端,因此我们可以说对构式的考察具有图式(schema)向实体(substance)演变的系统特征。任何构式都来自“语言图式”(language schema),如从 NOUN + S 图式派生出 brethren 实体,从 WHAT'S X DOING 图式派生出 What's that cat doing here? 实体,从 NP + V + NP + NP 图式派生出 M knitted J a sweater 实体,等等。

比如,对 brethren 进行构式考察,可以画出下面的直示图,图中的上位部分是图式,下位部分分别是中心实体和扩展实体,构式研究一般都是围绕扩展实体展开,而一般不会在中心实体上耗费心血。



1.3 增效构式探索

Goldberg 对构式的定义导致其涉及面包罗万象,但是构式语法的研究对象却通常局限于类似下面例(3)这种使用频率相对较低的复合结构,事实似乎是:出现频率越低的语言现象或越是“另类”的语言现象越有研究价值,因为研究类似例(3)这样的另类现象,即不及物动词与后续名词的异常组合,可以协助我们了解语言运作的一般规律(Goldberg 2006; Croft 2007)。

(3) Sam sneezed the paper cup off the table.

这里不及物动词 sneeze 与 the paper cup 毗邻,其合理性归功于整个语链,得到后面以 off 引导的介词短语的支持,从而使动词 sneeze 在这个句法环境里产生了其语义结构中原来并不存在的“致使移动”(cause to move)增效义,这种结构和动词的互动效果值得研究。

动词用来表达相应的动作,是相应动作语言概念化的结果,动作涉及的意义内涵远远超过词典的记载能力,词典记载的一般是动词的基本语义或主干语义,其边缘意义和涉及范围远比词典记载的要丰富得多。在例(3)中 sneeze 这个动词是“打喷嚏”动作概念化后在语言内的沉淀,它是个不及物动词,规定只能和主语一个名词短语组合,其“语义基因”(semantic genes)即预定与句法互动的语义结构(semantic structure)是 <agt V> 义元格式(theta-grid),在使用时可以产生句法语义界面效应(interface effect)。而“打喷嚏会导致气流从呼吸道中冲出”(下图用 x 标示)的常识,是该动词的语义内容(semantic content),在一般使用时通常处于静止或“沉睡”状态。为了清晰生动起见,笔者把动词与句法结构的互动部分即“语义结构”类比成“浮现在水面上”可见的冰山(见图 1),把“语义内容”类比成冰山“隐匿在水下”的那部分,动词在一般使用时水下部分处于沉睡状态,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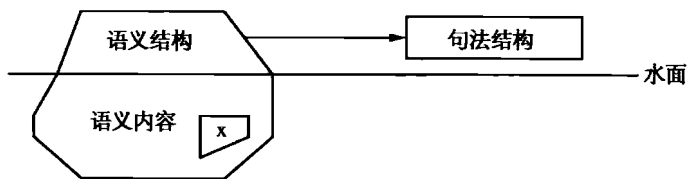


图 1

只有当动词与结构产生冲突即产生互动增效时,潜没在水下的动词语义内容的相关部分可被结构激活,从而“见机行事”地临时“浮出水面”参与句法语义界面互动。就例(3)而言,sneeze 出现在 NP V NP PP 结构中,使得原来静态的 x 语义内容被结构激活,被临时提升到了“水面”参与句法语义互动,具体内容通过介词短语 PP 即 off the table 得到体现(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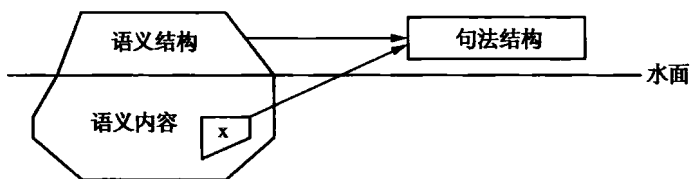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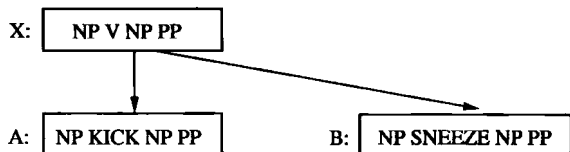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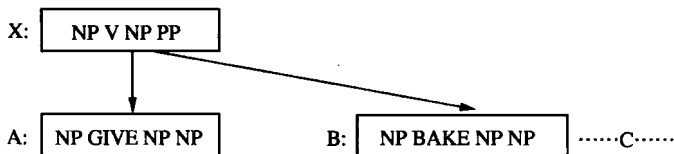
假如把 NP V NP PP 看成是“上位图式”X,其“下位体现”有“中心”A 和“扩展”B 两种情况:



(4A) John kicked the paper cup off the table.

(4B) John sneezed the paper cup off the table.

这里 A 是图式 X 的原型体现, B 是图式 X 的辐射体现或者说是原型的边缘化。例(4)是动补结构,其中补语的义元品种比较贫乏,多用 < LOC > (处所)来标定,而其前面的义元组合基本相似,仅有“有意”(如 kick, brush 等)和“无意”(如 sneeze, cough 等)语义内容差异。由于双宾构式的中心体现和扩展体现的种种情况可以表现更多的义元组合品种,用双宾构式可更好地说明问题。



(5A) John gave Mary a cake.

(5B) John baked Mary a ca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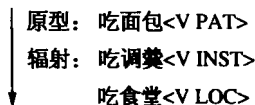
Goldberg(1995)把上面 X、A、B 三块内容都当成构式处理,而笔者(熊学亮 2008)把上位图式 X 当成宏构式(即句法图式),把下位的中心体现 A 和扩展体现 B 看成是该构式的句式体现。双宾宏构式 X

有多种句式体现,呈多种义元组合(thematic combination)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构式多义现象”(constructional polysemy)。相比之下,句式A、B、C的每一种仅有一种义元组合的可能,虽然出现在每一句式中的动词的数量也会是一个以上,即其中出现的动词具有“可被同类动词替代”的潜势,如(5B)中的bake可以被knit等动词替代,同时把直接宾语cake换成sweater,但是该句式的义元组合在替代发生后仍然是<agt V ben pat>(即“施事格”+V+“受益格”+“受事格”)义元组合并未改变。bake类动词的语义结构是<agt V pat>,只含两个义元,在双宾构式中与结构互动可临时形成<agt V ben pat>义元组合,其中<ben>由构式分配,属于“整体不能从部分预测出来”现象,这就是“构式增效”或“形式意义匹配乖戾”。

1.4 非增效构式点击

上节提到的“构式→句式”过程中如果的确存在“不可预测”的情况,就会产生“增效”,如果不存在“不可预测”的情况,就会产生“非增效”(non-synergetic effect)。复合结构既可能存在增效也可能存在非增效,单宾结构等其他结构一般不具有增效特点。

单宾结构最容易给人造成增效印象的就是汉语的“吃+NP”结构,比英语相应的eat+NP结构复杂得多。“吃+NP”结构是V+NP图式的下位句式,不少学者认为该句式可以通过分析“吃”动词后面NP的不同义元角色来解释,比如“吃调羹”含“工具宾语”、“吃馆子”含“处所宾语”,因此在“吃”后便出现了“工具格”<INST>和“处所格”<LOC>。



从上图可以看出,“吃面包”中的“受事格”是“吃+NP”构式原型性最高的义元配价<agt V pat>或句式体现,其他义元组合则是原型性相对较低的义元配价或句式体现,其上下位关系可表述成: